

同心爱者不能分手

名家之间



女人以为男人会
会爱她的爱情所
她希望她抱她
摸摸她的头发
然后一切就都
她想像着她

我在夜晚的玉兰树下
奋力一跃，然后半蹲着
与此同时到达我们面前的

爱比死残酷
当时正是下午五点左右，
照到北诺姑着的护面上，
她侧对着我所在的方向，
长及脚踝的黑色裙裤
占据了大半个身躯。
她的白色衬衣在傍晚显得十分干净，
这使她既美丽又神秘。
同时使我联想到打开的崭新的钢琴，
以及从舞台上流淌出来的音乐。

这个形象使我心中
再翻涌起，像

但不管怎样，
红环是李可一生中
最深刻的爱情，
是一道闪电，
一条伤痕，
一座永远的高峰，
一弯天上的虹。

白 VS 蔡锦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同心爱者不能分手: 林白 VS 蔡锦 / 林白著; 蔡锦绘.

杭州: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, 2003.10

(名家之间)

ISBN 7-5340-1701-7

I. 同... II. ①林... ②蔡...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③油画-作品集-中国-现代 IV. ①I247.7 ②J2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59292 号

策 划: 李 方

作 者: 林 白 蔡 锦

责任编辑: 李 方 盛诗澜

装帧设计: 胡 珂

责任校对: 黄 静

责任印制: 陈柏荣

出版发行: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

地 址: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
网 址: <http://mss.zjcb.com>

E-mail: zhmdwhz@yahoo.com.cn

邮 编: 310006

制 版: 文高图文技术 (上海) 有限公司

印 刷: 杭州余杭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 × 1230 1/32

印 张: 7.5

版 次: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·第 1 次 插 页: 1

印 数: 0,001-5,000

书 号: ISBN 7-5340-1701-7/I.008

定 价: 2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调换。

青花和马赛利



两个人物故事
陈丹燕的《青花和马赛利》
是她的代表作之一，
描绘了两个在异国的
中国女孩的生活。
画面中，一个女孩在
写信，另一个女孩在
看书，背景是她们
租住的公寓。

朱文颖 VS 陈淑霞

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

的肖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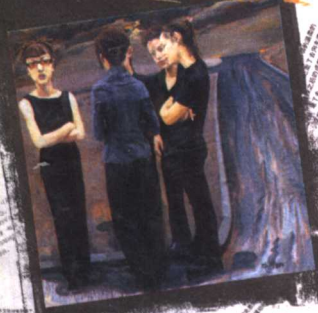


陈丹燕的肖像

陈丹燕 VS 夏俊娜

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

夏天过去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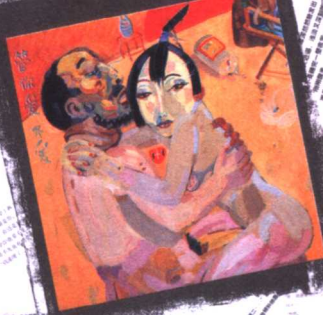


方方的夏天过去了

方方 VS 喻红

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

不管你爱不爱



陈染的不管你爱不爱

陈染 VS 申玲

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

同心爱者
不能分手





目录

004_ 林白 VS 蔡锦

014_ 猫的激情时代

022_ 同心爱者不能分手

084_ 随风闪烁

106_ 致命的飞翔

182_ 安魂沙街

200_ 像鬼一样迷人 (谈画随想四则)

210_ 我看达利

216_ 幻觉

220_ 德尔沃的月光

224_ 小时候的梦

238_ 关于本书



>> 林白

在我的写作中，记忆的碎片总是像雨后的云一样弥漫，它们聚集、分离、重复、层叠，像水一样流动，又像泡沫一样消失，这使我的作品缺乏严密的结构和公认的秩序。我以前从未思考过记忆与我写作之间的关系，我被包裹在语言的气流之中飞升和下坠，感受到某种快乐。

我领会到记忆其实有着两大类，一类是关于某年某月某日某个事件的起因、过程与结尾；另一类则是往事的某一个瞬间所携带的气味、颜色、空气的流动与声音的掠过。前一类记忆已经通过普通的叙事进入了新闻报道、公众的传播以及某些以记载事件的过程为己任的小说中，它们是这个时代声势浩大的话语，是这个社会的主流叙事，就像我们这个星球的岩石和泥土一样众多，一样天经地义。报纸电视使我们很容易被这种集体叙事所充塞，这种集体记忆的标准化和概括性使每个人的记忆都变成同样的记忆。

在这种普遍的记忆中，我们丧失着自己的记忆，同时也丧失着自己。一件事情经过了条理化、秩序化和概念化，免不了变得单一、枯萎和平面。这种记忆是沙漠，个人的经验与个人的记忆像水一样流失在沙漠中。它们又像一根绳子，将一个事物的根络、叶茎、枝杈、果核单个地提出来并且想当然地串连在一起。这种方式是残忍和丑陋的，它无视事物的水分，也无视个人的记忆。

这种集体的记忆常常使我窒息，我希望将自己分离出来，将某种我自己感觉到的气味、某滴落在我手背的水滴、某一片刺疼我眼睛的亮光从集体的眼光中分离出来，回到我个人的生活之中。只有当我找回了个人的记忆，才可能辨认出往昔的体验，它们确实曾经那样紧地贴着我的皮肤。

我所指的个人记忆不是一种还原性的记忆的真实，而是一种姿势，是一种以个人记忆为材料获得的想像力。现时段的、当下的事物总是使人缺乏想像的空间，一目了然，直来直去，因而无法达到审美。只有眺望记忆的深处，才能看到弹性、柔软以及缝隙。

个人记忆也是一种个人想像。

记忆与创作

>> 蔡锦

回老家最爱走老房子，因为那是我呆过的环境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住在里面常有种恐怖的气氛，小的时候睡觉连里屋的门窗都要堵得死死的。那时只有煤油灯，光线永远是昏暗的、黄黄的，但借着那模糊的光能从里面感觉到一种什么。后来渐渐地又很爱被黑暗所包围。在白天，屋里最明亮的就是天井那块了。一到下雨天，呆在堂前看雨可以看到雨停。天井的青石板上总有满满的青苔，有一种腻腻的感觉。石板中间有一条黑黑的水沟，一眼望去会感到那下面有鬼似的。一到阴雨天，那墙面就变得特别丰富，特别有变化。黑霉斑似的斑点大大小小的，显得特别清楚。斑迹像有生命似的，又好像感染上了什么，无边无际地扩大它的范围。这些东西给我的感受很深。这些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对着一面墙琢磨出来的感觉，隔了这么长时间，却在我现在的画上一下跑出来了。我觉得太奇怪了。

√ 林白

√ 蔡锦 1989 年在中央美术学院进修



>> 林白

帕斯有一句诗：照片，一条语言链条上停滞的时间。对我来说只有黑白照片才够得上是滞留的时光，我从来认为彩色照片反映的只是事物的表面，而事物的深处本来是黑白的。那些从事物深处浮现出来的黑色、白色和灰色，构成了时光的面容，它们和现在中断了联系，是真正滞留在过去的时间。

在黑白照片中，我所喜欢的并不是那种把景物处理成水墨画的所谓淡淡的美。据说那非常的美，而且需要高超的技巧，并且已经有了不少大师。与这样的杰作相比，我更愿意看某些报纸上的写真版，喜欢那种真的人生对我造成的冲击与震撼的力量。我越来越对美的愉悦产生反感，现阶段我甚至有一种极端的想法：具有力度的美才是最高的美。

滞留的时光

>> 蔡锦

实际上对我的绘画产生影响的是那些自然的水迹、斑痕和我家乡古老建筑上的雕花、窗格子之类的东西。水迹干了以后就有了它自己的痕迹，于是很诡秘。一个普通的窗格子密密麻麻的，让人感到一种不厌其烦。它好像能够把你的所有注意力都吸引进去。我想这些东西比我喜欢的画家，如凡·高、丢勒，给我的影响更重要。



△ 林白(1997年)



△ 蔡锦1995年在天津

走进戏剧

>> 林白

戏剧对我来说非同寻常。再古板的正剧或再拙劣的喜剧都会感动我，使我在黑暗中泪流满面。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打动了我，在剧场的黑暗中静坐一旁的孤独景象跟我生活中的角色是如此相像，也许正是这种气氛和感觉打动了我。

>> 蔡锦

京戏戏装绚丽的图案和色彩一直使我着迷，每次一听京戏的唱腔就会拨动我的神经，这也许与我从小就有机会在京剧团有关。

>> 林白

1994年10月8日，我到北京音乐厅看伦敦学会乐团的演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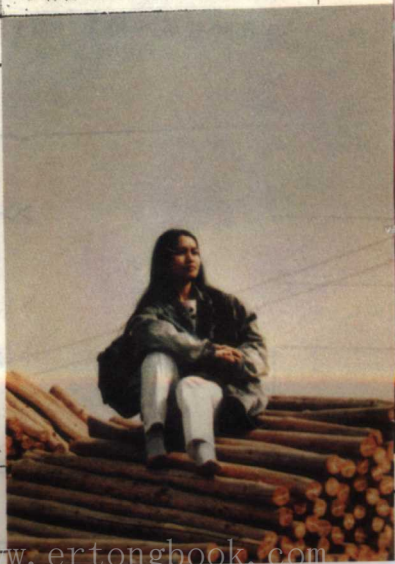
我一开始就沉浸在声音中，第一个曲子演奏完了我才注意到演奏者。有七位穿着不同颜色的露背长裙的女子分布在小提琴、中提琴、大提琴、低音贝司中间，她们裙子的颜色分别是：深蓝、宝石蓝、深紫、浅紫、墨绿、紫红、深玫瑰红，这样浓重的颜色分布在身着黑色晚礼服的男乐手中间，使我感到有一种神秘的东西从台上弥散出来。事后我对自己从声音的盛宴中走神，感官轻易就被色彩夺走的现象感到不解，但事实上确是这样。

声音和颜色使我想到了语词，对语词的辨认力即是“绝对听觉”。我感到这是一个有意义的词，它表明了对语词的天然的敏感，天生的辨认力，意味着语词在感觉层的反应。语词的触碰就像雨滴落到皮肤上，有着速度的缓急、分量的轻重、温度的高低等等细微的不同。有时一个词会十分锐利，一直刺到心里，在那里疼痛，而另一个词又像棉花一样柔软，令人感到皮肤的舒服。

√ 林白 1988年在广西南宁

>> 蔡锦

红色叫我痴迷，在这个色域里，我的画笔分外敏感。这是一种内在生命的需要，它完全支配着我的感受。



另一种唯美

>> 林白

我并不具备经典美学的审美趣味，如果什么东西太优雅、太柔和、太对称、太和谐，我就会觉得它缺乏力度。

我有时会本能地、情不自禁地美化经过我笔端的一切事物，但我的美化并不是把什么东西都写得很美，而是要使它们接近我的某种愿望。这个隐约的原则好像是要使事物或过程携带上激情、力度，或者使它们脱离日常生活的状态，从而变得熠熠生辉，使平凡的事物变得不平凡，使不平凡的事物变得更加具有震撼力。只有这样，我才会感到心安理得。

在对绘画的欣赏中，我不是特别喜欢那些包含了对称、和谐、柔美、优雅、温暖、舒适等等公认的美的要素的画面，我会无端认为它们平庸，无法使我兴奋和激动。

如果我承认自己的唯美倾向，那我所认为的最高的美一定是那种富有力度与激情的美。不知这种美是不是反常规的。我喜欢克勒惠支的版画与素描，喜欢195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聂鲁达诗文集》里的版画，尤其是那幅《聂鲁达和他的人民》。

>> 蔡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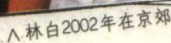
偶然在一堆乱草中看到一棵干枯的芭蕉树，大片的叶子包裹着树身，一种似肌肤的肉红色。原来的绿色已完全没有了，可眼前枯萎的形和色紧紧地抓住了我。那根、茎、叶片里仿佛还残存着呼吸，这是一瞬间的无以名状的感触。经过一段日子，先前的这种感觉时时包围着我，时时晃动着。有一天，在100cm × 100cm的画布上，我开始触动了第一笔，粘稠的颜料像一股灵液在画布上侵蚀、蠕动。

< 蔡锦 1999 年在美国纽约的工作室



《同心者必能分手》 林白

好白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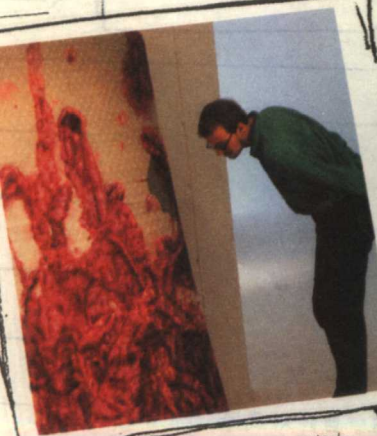
我喜欢语言中的力度和柔情，语言中的过去与现在，语言中的此地与彼地，语言中的青春与暮年，语言中的女人与男人。当然，我最喜欢的就是语言中的自己。

置身于语言中

>> 蔡锦

素描给予我最大的魅力，是一种连续不断的東西能够在细细的笔尖下微妙地传达出来。我所有的感觉好像被一根神经牵引着，又很像在完成一张作业似的。

笔尖下的这根“线”，像吐丝似的，带我埋头于这一丝一缕之中。



△ 蔡锦的作品 1998 年在德国波恩妇女艺术博物馆展出



△ 2000 年在美国纽约蔡锦女儿满月



▽ 蔡锦 1990 年在中央美术学院进修

>> 林白

我喜欢一种不太像小说的小说。

在这样的小说中，叙事指向沿着一些曲线滑行，优美、自由，同时有一点不同寻常，而语言在这些曲线中成为颜色。

这样的小说往往比较松弛，会少几分刻意。刻意很容易滑向声嘶力竭，不够从容。而不从容的事情总是很难得优美的。

我喜欢丰盈的小说，有无数触角，像一种海洋里的生物，向外伸展与漂浮，而不是向内收缩，越缩越小，越缩越坚硬，最后缩成一枚核桃。不管这枚核桃是多么时髦的主义或是多么高级的哲学，我都不想要。

不自由，毋宁死。在这里我愿意篡改为“不自由，毋宁不写”。有人喜欢戴着镣铐跳舞，认为那很美，但我怀疑这是一种病态。相对于芭蕾舞，我更喜欢邓肯的舞蹈。她天生就是一个自由的精灵，谁能给她戴上镣铐呢？谁都不能。她的舞姿无拘无束，自然流畅，在海边的阳光下闪闪发光。这就是我向往的境界。

>> 蔡锦

画画的时候很奇怪，可能有一种东西支配你，你就这样画了。你自己没办法设计它。所以我觉得好多时候，完全是它在支配着你，只要拿着画笔，一切东西就来了，就是这种感觉。

我觉得永远有一种表达不清楚的东西，在画笔的每一次触碰中，有着一若隐若现的感觉，它似乎存在但又永远抓不住。画画对我来说，就像在绣花，在编织一件毛衣，无休止地处于一种状态中。我感到这其中的魅力。



猫的激情时代

猫的眼睛总是在深夜里悬浮在我的窗外，如同火焰与宝石。她的业绩像一股轻若游丝的灰尘，穿过某种奇怪的回廊进入我的梦中。

我总是在梦中看见她做一个奇怪的手势，这个手势猥亵而庄严，我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。她在我梦中的那间屋子里，坐在一只高而奇怪的圆凳上，在那个空空荡荡的房间里，只有两只这样的凳子。有一只是圆凳，另一只也是圆凳，正如鲁迅先生后院的两棵枣树。

她穿着半透明的衣服，像睡衣一样，这衣服奇怪地在胸前被人剪了两个大洞，这个反常的情形使我悚然心惊，我意识到，有一个虐待狂的男人正藏匿在这间幽暗的屋子里。一束白光从屋顶的正中直射到猫的身上，这使她看起来像是被置放在一只透明的长圆筒里。

她穆然不动，脸色苍白。

就像我在刑场上看到的一样。

猫被处决的时候我在现场，她父亲早死，母亲远嫁新疆，只有一个白痴弟弟。只有我来替她收尸，这是那件事发生之后她去投案之前跟我说好的。

猫在我的梦中用她柔软修长的手指抚摸我的脸，她俯身凑近我，用耳语般的声音对我说：你知道我最爱谁吗？

你知道我最爱谁吗？

猫的气息凉凉地吹动我细小的汗毛，使我有一种体贴人